

良友文叢書

河邊

魯彥創作



邊 河

作 創 彥 魯



行 印 司 公 刷 印 書 圖 興 復 友 良 海 上

No. 467

版初本裝精月二十年六三九一

版初本及普月四年一四九一

必翻所版  
究印有權

角二元一幣國價實

## 目次

河邊	一
一隻拖鞋	二九
銀變	八四
中人	一二七
頭獎	一五七
陳老夫子	一八二

## 河邊

是憂鬱的暮春。低垂着灰暗陰沉的天空。斜風挾着細雨，一天又一天，連綿着。到處是沉悶的潮濕的氣息和低微的抑鬱的呻吟——屋角裏也是。

「還沒晴嗎？——」

每天每天，明達婆婆總是這樣的問着，時時從床上仰起一點頭來，望着那朝河的窗子。窗子永遠是那樣的慘澹陰暗，不分早晨和黃昏。

*talk, talk* 是簷口的水滴聲，單調而又呆板，緩慢地無休止的響着。

*tink, tink*……是河邊垂柳的水滴聲，幽咽而又淒涼，慄顫地無窮盡

的響着。

厭人的長的時間，期待的時間。

河水又漲了。雖然是細雨呵，這樣日夜下着。山裏的，田間的和屋角的細流全匯合着流入了這小小的河道。皺紋下面的河水在靜默地往上湧着，往上湧着。

「還沒晴嗎？……」

每天每天，明達婆婆總是這樣的問着，彷彿這頃刻間雨就會停止下來似的。她明知道那回答是苦惱的，但她仍抱着極大的希望期待着。她暫時忘記了病着的身體的疼痛和蘊藏在心底的憂愁，她的深陷的灰暗的眼球上閃過了一綫明亮活潑的光，她那乾枯的呆笨的口唇在翕動着，微笑幾乎上來了。

但這也只有一霎那。朦朧無光的薄膜立刻掩上她的眼球，口唇又呆笨地鬆弛着。一滴滴的雨聲彷彿敲在她的心上，憂苦的皺紋爬上了她的面

部，她的每一支血管和骨髓似乎都給那平靜的河水充塞住了。渾身是痠痛的疼痛。

「這樣的天氣，這樣的天氣……」

她嘆息着，她呻吟着。

天晴了，她會康健；天晴了，她的兒子會來到。她這麼相信着。但是那雨，只是苦惱地飄着，一刻也不停歇。一秒一分，一點一天，已經是半個月了，她期待着。而那希望依然是渺茫的。

有三年不曾回家了，她的唯一的兒子。他還能認得她嗎，當他回到家裏的時候？她已是這樣的衰老，這樣的消瘦。誰能曉得，她在這世上，還有多少時日呢？風中之燭呵，她是。

然而無論怎樣，她得見到他，必須見到他。那是不能瞑目的，倘若在他來到之前，她就離開了這人間。她把他養大，是受了夠多的辛苦的。她的一生的心血全在他身上。而現在，她的責任還沒有完。她必須幫他娶一

個媳婦。雖然他已經會賺錢了，但也得靠她節省，靠她儲蓄。幸福嗎？辛苦一生，把他養大，看他結婚生孩子，她就夠了。但是現在，這願望還沒完成，她要活下去。

什麼時候能夠恢復健康呢？天晴了，就會爬起來的。而那時，她的兒子也就到了。屋中的潮濕的發霉的氣息是使人窒息的，但是天晴了，也就乾燥而且舒暢。簷口的和垂柳的水滴聲是厭人的，但是天晴了，便將被清脆的鳥歌和甜蜜的虫聲所替代，——還有那咕呀咕呀的親切的槳聲。

「是誰來了呢？……」

每次每次，當她聽到那遠遠的槳聲的時候，她就這樣問着，叫她的十五歲女兒在窗口望着。沒有什麼能比這槳聲更使她興奮了，她興奮得忘記了自己的病痛。他來時，就是坐着這樣的船來的，遠遠地一聲一聲的叫着，彷彿親切地叫着媽媽似的，漸漸駛了近來，停泊在她的屋外。

那時將怎樣呢？日子非常的短，非常的短了。



她是一個勤勞的，良善的女人；一個溫和的，慈愛的母親。而她又有一顆敬虔的心，對於那冥冥中的神。

看呵，慈悲的菩薩將憐憫這個苦惱的老人了。一天又一天，或一個早晨，陽光終於出現了，雖然細雨還沒停止。而她的兒子也果然到了她的面前。

「是呵，我說是可以見到你的，涵子！……」她笑着說，但是她的聲音顫慄得哽住了。她的乾枯的眼角擠出來了兩顆快樂的眼淚。世界上沒有什麼比立在她眼前的兒子更寶貴了。而這三年來，他又變得怎樣的可愛呵。已經是一個大人了，高高的，二十歲年紀，比出門的時候高過一個頭。瘦削的面頰變成了豐滿，連鼻子也高了起來。溫重的姿態，宏亮的聲音，沉着的情調，是個老成的青年。真像他的年青時候的父親。三年了，好長的三年，三十年似的。他出門的一年還完全是個孩子，頑皮的孩子。一天到晚蹲在河邊釣魚，天熱了，在河裏泅着，沒有一刻不使她提心吊胆。

「苦了你了，媽……」涵子抽噎起來，伏在她的床邊。

這樣的話，他以前是不會說的，甚至還不曉得，只曉得什麼事情都怪她，對她發脾氣，從來不對她流這樣感動的眼淚。是個硬心腸的人。但他現在含着悲酸的眼淚，只是親切地望着她，他的心在突突的跳着，他的每一根脈搏在戰慄着。他看見他的母親變得怎樣的可怕了呀。

三年前，當他出門的時候，她的頭髮還是黑的厚的，現在白了，稀了。她那時有着強健的身體，結實的肌肉，現在瘦了，瘦得那樣，只剩了一副骨骼似的。從前她的面孔是豐滿的，現在滿是皺紋，高高地衝出着顴骨。口內的牙齒已經脫去了一大半。深陷的眼睛，沒有一點光彩，蒙着一層薄膜。完全是另一個模樣了。倘若在路上見到她，涵子決不會認識她。

「到城裏去吧，媽，那裏有一個醫院，你住上半月，就很快的好了……」涵子要求說。

但是她搖了一搖頭：

「你放心，這病不要緊……你來了，我已經覺得好了許多呢……你在路上兩三天，應該辛苦了，息息吧……學堂裏又是日夜用心費腦的……梅子怎麼呀？快去要你孀子來，給你哥哥多燒幾碗菜……」

隨後她這樣那樣的問了起來；氣候，飲食，衣服……非常的詳細，什麼都想知道，怎樣也聽不厭，真的像沒有什麼病了。這只是一時的興奮，涵子很明白。他看見她不時用手按着心口，不時用着頭和腰背，疲乏地喘着氣。

「到城裏的醫院去吧，媽……」涵子重又要求說。「老年人呵……」  
「菩薩會保佑我的，」她堅決地說。「倘若時候到了，也就不必多用錢。——我要在家裏老的。」

涵子苦惱地沉默了。他知道她母親什麼都講得通，只有這一點是最固執的，和三年前一樣，和二十年前一樣。她相信菩薩，不相信人的力。火車，飛機，輪船，巨大的科學的出品擺在她眼前，甚至她日用的針綫衣服

糧食，沒有一樣不經過科學的洗禮，時時刻刻證明着神的世界是迷信的，但她仍然相信着神的權力。她捨不得吃，捨不得穿，什麼都要省儉，但對於迷信的事情却捨得用錢。那明明是騙局；懶惰的和尙尼姑們，什麼工作也不做，只靠幾尊泥塑的菩薩哄騙愚夫愚婦去拜佛唸經，從中取利。說是修行，實際上却是無惡不作的。

「菩薩會保佑我的。」而他的母親生着重病，不相信醫藥，却相信神的力。她現在甚至要到寺院裏去求神了。菩薩怎樣給她醫病呢？沒有顯微鏡，沒有培養器，沒有聽診器，沒有溫度表，一個泥塑的偶像，能夠知道她生的什麼病嗎？然而她却這樣的相信，這樣的相信，點上三炷香，跪下去叩了幾個頭，把一包香灰放在供桌前擺了一會，就以爲菩薩給她放了靈藥，拿回來吞着了吃了。這是什麼玩意呀？涵子想着想着，憤怒起來了。

「菩薩會保佑，你早就不會生病了！」他忿然的說。

「還不是全靠的菩薩，能夠再見到你？」

「那是我自己要來的！菩薩並沒有叫我回來！」

「我能夠活到今天，便是菩薩保佑……」

「菩薩在那裏呢？你看見過嗎？」

「呵，那裏看不到。你難道沒到過廟堂寺院嗎？……」

「泥塑木彫的偶像，哼！打牠幾拳，又怎樣！」涵子咬着牙齒說。

「咳，罪過，罪過……」她忽然傷心了。「我把你養大，讓你進學

校，你現在竟變到這樣了……你從小本是很敬菩薩的……你忘記了，你十

五歲的時候，生着很大的病，就是廟裏求藥求好的……」

「那是本來要好了。或者，病了那麼久，就是求藥求壞的。聽了醫生

的話，早就不會吃那麼大虧的。」

「你沒有良心！我那種藥沒有給你吃，那個醫生沒有請到，還說是求

藥求壞的！……」

三年不見了，她的心愛的兒子忽然變得這樣厲害，她禁不住流出眼淚

來。她懊惱，她怨恨，她想起來心痛。兒子雖然回來了，却依然是非常的寂寞，非常的孤獨。

「做人真沒味呵……」她喃喃的嘆息着，覺得活着真和做夢一般。剛才彷彿過了，現在又聽到了那乏味的憂憤的聲音：

tak, tak……窗口的水滴聲緩慢地無休止的響着，又單調又呆板。

tink, tink……河邊垂柳的水滴聲顫地無窮盡的響着，又幽咽又淒涼。

窗子外面的天空永遠是那麼慘澹陰暗，她的一生呵……

她低低地哭泣了。

「媽！你怎麼呀？……病着的身體呵……饒恕我……我粗魯……我陪你去，只要你相信呀！」

涵子着了急。他不能不屈服了，見到他母親這樣的傷心。他一面給她拭着眼淚，一面堅決地說：

「無論那一天，你要去，我就陪你去。」

「這樣就對了，」她收了眼淚說。「你才回來，休息一天，後天是初一，就和我一道到關帝廟去吧……」

「落雨呢？」

「會晴的。」

「不晴呢？……明天先請個醫生來好嗎？」

她搖了一搖頭：

「我不吃藥。後天一定會晴的……不晴也去得，路不遠，扶着我……」

涵子點了點頭，不敢反對了。但他的心裏却充滿了痛苦。他和母親本是一顆心，生活在同一個世界上的；現在却生出不同來，在他們中間隔下了一條鴻溝，把他們的心分開了，把他們的世界劃成了兩個。母親夠愛他了，爲着他活着，爲着他苦着，甚至隨時準備着爲他犧牲生命，但對於她的信仰，却一點不肯放棄。而這信仰却只是一種迷信，一種愚蠢，她相信

菩薩，既不知道神的歷史和來源，也不瞭解教條和精神。她只是一味的盲從，而對於無神論者不但不盲從，却連聽也不願意聽。無論拿什麼證明給她看，都是空的。而他自己呢？他相信科學，並不是盲從，一切都有真憑實據的真理存在着的。在二十世紀的今日，他決不能跟着他母親去信仰那泥塑木彫的偶像，無論他怎樣的愛她母親。他們中間的這一條鴻溝真是太大了，彷彿無窮盡的空間和時間，沒有東西可以把牠填平，也沒有法子可以跨越過去。他的痛苦也有着這麼大。

現在，他得陪着他母親去拜菩薩了。他改變了信仰嗎？決不。他不過照顧他病着的母親行走罷了。他暗中是懷着滿腹的譏笑的。

「下雨也去嗎？」

「也去的。」

四月初一的早晨，果然仍下着雨，她仍要去。

爲的什麼呢？爲的求藥！哼！生病的人，就不怕風和雨了！彷彿已經



給菩薩醫好了病似的！這樣要緊。彷彿趕火車似的！彷彿奔喪似的！彷彿逃難似的！彷彿天要崩了，地要塌了似的！……這簡直比小孩子還沒有知識，還糊塗！那邊什麼也沒有，這裏就先冒了個大險！這樣衰弱的身體，兩腿站起來就發抖，像要立刻栽倒似的！而她一定要去拜菩薩！拜泥塑木雕的偶像！一無知覺的偶像！

「香火受得多了，自然會靈的，」她說，

那麼連那裏的石頭也有靈了！桌子也有靈了！凳子也有靈了！屋子也有靈了！一切都該成了妖精了！

就假定那泥塑木彫的關帝有靈吧，他懂得什麼呀，那個紅面孔的關雲長？他幾時學過醫來？幾時嘗過百草？他活着會打杖，死後爲什麼不把張飛救出來，劉備救出來，諸葛亮救出來？爲什麼要眼望着蜀國給人家併吞呢？

「那是天數，是命運註定了的。」